

欽定舊唐書

卷之十
二一四

舊唐書卷二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一

禮儀一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極禍亂生焉聖人懼其邪放於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廷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立則長幼序喪祭之禮立則孝慈著蒐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禮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彙之璿衡人倫之繩墨失之

者辱得之者榮造物已還不可須臾離也五帝之時斯爲治本類帝禋宗吉禮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賓禮也誅苗極繇軍禮也釐降嬪虞嘉禮也故曰脩五禮五王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尚簡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暨幽厲失道平王東遷周室寢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廝之刺興焉君臣廢朝會之期踐土之譏著矣葬則奢儉無算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壞雖仲尼自衛返魯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漢興叔孫通草

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
鳴球之備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
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
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
說爲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二戴因而刪擇得四十九
篇此曲臺集禮今之禮記是也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
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胸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
故西漢一朝曲臺無制郊上帝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
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巡狩非勛華之典封禪異陶
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

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沒焉而衛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繼令條續鴻生鉅儒銳思綿蕪江左學者髣髴可觀隋氏平陳寰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儀注定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禮集繇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神堯授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興文教乃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爲一百卷

立齡等始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禘祭唯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禘五天帝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又依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時故事封泰山於園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檢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橐籥鑄以瓦甒此法

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又案梁甫是梁陰
近代設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
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
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
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所闕凡增多二
十九條餘並準依古禮旁求異代擇其善者而從之太
宗稱善頒于內外行焉高宗初議者以貞觀禮節文未
盡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
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
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玄符璽郎孔志約太常

博士蕭楚才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與令式叅會改定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爲不及貞觀上元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爲定儀鳳二年又詔顯慶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皆叅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然貞觀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韋萬石相次叅掌其事又前後博士賀鼓賀紀韋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

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叅定叔夏卒後
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爲稱職先
天二年紹爲給事中以講武失儀得罪被誅其後禮官
張星王琇又以元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家學問開元
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縉爲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
事舍人王岳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
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
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
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
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

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
本等檢撰歷年不就銳卒後蕭嵩代爲集賢院學士始
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
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
祇神州及宗廟爲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鎮
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爲中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諸星
山林川澤之屬爲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小
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
則職事三品已上攝三公行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於家正寢不得弔喪問疾
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預穢惡之事
致齋惟爲祀事得行其餘悉斷若大祀齋官皆於散齋
之日集於尚書省受誓戒太尉讀誓文致齋之日三公
於尚書省安置餘官各於本司若皇城內無本司於太
常郊社太廟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齋所至祀前一日
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給
明衣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致齋之禮文武官服袴
褶陪位於殿庭車駕反齋官赴祠祭之所州縣及金吾
清所行之路不得見諸凶穢及縗絰者哭泣之聲聞於

祭所者權斷訖事依舊齋官至祠所太官惟設食祭訖依班序餽訖均胙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餘皆同大祀之禮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橐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

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壇下外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綯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壇之內丘陵等三十座在壇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鎮已下加羊豕各五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

蒼犢二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帝配牲用
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及
季秋祀五方天上帝於明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
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
配牲用黝犢二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
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
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
帝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議曰臣等謹
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
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

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時高
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
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
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孝經云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
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
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
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
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

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旣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旣

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
理不然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
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
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
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
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
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
此卽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
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
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

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
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
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
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
講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
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
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
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
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
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

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
五帝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
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
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
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
深按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
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
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
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議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

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宮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此乃義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祀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卽圓丘圓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

與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旣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卽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上帝卽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反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

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旣無典據
理又不通亦請合爲一祀以符古義仍並條附式令永
垂後則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按今光祿式祭天地
日月岳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
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
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
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爲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
通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旣差
舛難以因循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卽祭

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爲
十二中祀同爲十小祀同爲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
並請依舊式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乾封初高宗東封
廼又詔依舊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
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
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旣奉敕
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
依新禮見配圓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
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按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

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按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卽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所據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依檢更無故實按春秋啓蟄而郊鄭玄注禮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請依典禮以正月祭者請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總議定奏聞其靈臺明堂檢舊禮用鄭玄義仍祭五方帝新禮用王肅義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其雩及

明堂並準勅祭祀於是奉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
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
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同用正月然皆無指據武
德來禮令卽用十月爲是陰用事故於時祭之請依舊
十月致祭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夫受命承天崇至敬
於明祀膺圖纂錄昭大孝於嚴配是以薦鱗鱮於清廟
集振鷺於西雍宣雅頌於太師明肅恭於考室用能紀
配天之盛業嗣積德之鴻休永播英聲長爲稱首周京
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典經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
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

帝分感帝於五行自茲以降遞相祖述異論紛紜是非
莫定朕以寡薄嗣膺丕緒肅承禋祀明發載懷虔奉宗
祧寤寐興感每惟宗廟之重尊配之儀思革舊章以申
誠敬高祖太武皇帝撫運膺期創業垂統拯庶類於塗
炭寘懷生於仁壽太宗文皇帝德光齊聖道極幾神執
銳被堅櫛風沐雨勞形以安百姓屈已而濟四方澤被
區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於是咸亨掩玄闕
而開疆指青丘而作鎮巍巍蕩蕩無得名焉禮曰化人
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
也自內生於心也是以惟賢者乃能盡祭之義況祖功

宗德道冠百王盡聖窮神業高千古自今以後祭圓丘
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
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庶因心致敬獲
展虔誠宗祀配天永光鴻烈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
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惟古禮鄭立義祀五天帝王肅
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立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
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兼祀
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勅五禮並依貞觀年禮
爲定又奉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
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爲復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

宰臣並不能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者
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則
天臨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
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
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
此以明尊配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祭合
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
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

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

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捨契而郊冥去取旣多前後乖次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間於二王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文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旣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太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

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
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
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
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
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
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
議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土開基太宗文
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
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獻德
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堯

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
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帝兼配今議者引祭
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
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順美竊以兼配之禮
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前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
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
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撫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
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遽見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
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徇皇帝孝思之德
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

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
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曜魄等邃含樞闢三葉
之宏基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帝
郊天豈祀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制
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祠皆以三祖配及則天革命天
冊萬歲元年加號爲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
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爲始祖文皇帝后考
應國公追尊爲無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
封之禮其後長安年又親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諸郊丘
並以配焉中宗卽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昊天上帝于

東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儀亦依乾封故事至景龍三年十一月親祀南郊初將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據此諸文卽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上令宰相與禮官議詳其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建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按漢魏晉宋及後魏齊梁隋等歷代史籍與王令主郊天祀地代

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
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並無
皇后助祭之禮尚書右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
上遂以皇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執籩
豆焉時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
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爲吉會時右臺侍御史
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
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
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爲天地交
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卽冬至卦象也一

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旣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準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卽欠一分未南極卽不得爲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圓丘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南郊有司立議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會上表曰微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

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
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
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
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
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
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
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况
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三輔

故事漢祭圓丘儀昊天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卽位爲壇於鄙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鄙爲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云孔子言兆圓丘於南郊南郊卽圓丘圓丘卽南郊也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

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
樂圓丘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之祭遞相矛盾未足
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
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
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
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
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
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
正議是司敢陳忠讜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制令宰臣
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无量國子司業郭

山暉等咸請依曾所奏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曾之表
玄宗卽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圓丘時中書令張
說爲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縉爲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
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至二十年蕭嵩爲中
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
上帝於圓丘高祖神堯皇帝配中官加爲一百五十九
座外官減爲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
籩豆各用十二簋簠甄俎各一上帝則太樽著樽犧樽
象樽壺樽各二山壘六配帝則不設太樽及壺樽減山
壘之四餘同上帝五方帝座則籩豆各十簋簠甄俎各

一大樽二大明夜明籩豆各八餘同五方帝內官每座籩豆二簋俎各一內官已上設樽於十二階之間內官每道間著樽二中官犧樽二外官著樽二衆星壺樽二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配五方帝從祀其上帝配帝籩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樽著樽犧樽山罍各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宗配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勾芒等五官從祀其上帝配帝五方帝籩豆各八簋簠俎各一五官每座籩豆各二簋簠及俎各一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

祀籩豆之數同于雩祀夏至禮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籩豆如圓丘之數神州籩豆各四簋簠甄俎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籩豆各二簋簠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籩豆簋簠甄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籩豆各十二簋簠甄俎各一自冬至圓丘已下餘同貞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

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

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
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
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旣久亦請
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
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爲
天是感精之帝卽太微五帝此卽皆是星辰之例且上
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
上帝張旣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
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爲一乎孝經云嚴父

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
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
行之已久有其舉之難於卽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
令大享帝之義天寶十載五月巳前郊祭天地以高祖
神堯皇帝配座故將祭郊廟告高祖神堯皇帝室寶應
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頌歸崇敬等
議以神堯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
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
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

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
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幹進議狀爲十詰十難曰集
賢校理潤州別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判官水部員
外郎薛頌等稱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周人則以遠祖
帝嚳配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於圓丘臣幹詰
曰國語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
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
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
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
俱禘黃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四

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八也王肅云禘謂於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畧舉十詰以明之臣惟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

處鄭玄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爲祭昊天於圓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爲萬代百王法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嚳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祭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玄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玄之意因此商

禩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廟爾雅禘大祭
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
大禘卽云郊祭天稱禘卽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
周禘黃帝與鬯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玄何因
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鬯與感生帝故知長發
之禘而非禘鬯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經
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
爲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
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

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黃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卽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立錯亂分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

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爾小於禘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立析之爲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立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曾行用愚以爲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立之學請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立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

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爲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爲例其義又異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旣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

帝武斂歆居然生子卽有郤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
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
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
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
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
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旣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
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
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
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是五
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

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

息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尊神堯克配彼太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人今欲黜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爲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爲始祖旣非造我區寓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

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于宗祀
園丘之上爲昊天匹曾謂園丘不如林放平其九難曰
昨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
懿爲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之強兵
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
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凌君
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
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旣不當矣則景皇帝
不爲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
人於塗炭則夏虞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則

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帝爲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爲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按據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平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爲名以直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裨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典之疑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頥等援引

鄭學欲蕪祀典臣爲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
援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
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
增悚越議奏不報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
帝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
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
百寮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
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
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

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白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無位無功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

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于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叅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廣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太廟大禮其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爲常式勅曰宜行用竹簡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親祀

兩郊有司進圖勅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准開元禮從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烝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朕位攸同而於祝文稱臣以祭旣無益於誠敬徒有瀆於等威前京兆府司錄叅軍高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卿士申明大義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已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六年

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詔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誠否吏部郎中柳冕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誓誠辭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爲亞獻請改舊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十五年四月術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於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歸崇敬曰準禮立春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立秋後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祭黃帝秋冬各於其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在四季土生於火用事於木而祭於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

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記
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合於典禮彭祖憑侯緯之說據
陰陽之書事涉不經恐難行用乃寢元和十五年十二
月將有事於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
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
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
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羣臣
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於樓前賀乃受賀於興慶
宮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

舊唐書卷二十一考證

禮儀志一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沈炳震曰必配下明有闕文考唐文粹及英華必配下應補入上帝而伏羲五代本配凡九字上下文義始明

道格上玄功清下黷○黷字誤文粹作瀆已改正

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矣○臣德潛按下應接以其

是人主之象云云原本以字論矣下誤接其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從祀云云共誤二千三百餘字今已

訂正

以睿宗配○

臣德潛

按下應接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

從祀原本誤接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共三千三百

餘字今已訂正

詔百寮會議○

臣德潛

按下應接太常博士獨孤及獻

議至末原本誤接天是人主之象云云共四千二百

餘字今已訂正

舊唐書卷二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二

禮儀二

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於京城安業里內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并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於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壇設祀高祖受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

古上言曰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怛然猶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稟秸器尚陶匏用蠶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

惟是基下旣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
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
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
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
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
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旁百
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
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侍
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叅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
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

與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
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
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
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
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
奉德音令叅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
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
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畧求之情理未允
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旣
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

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議猶未決十七年五月秘書監顏師古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始之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

爲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立堂太廟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韉祠于高禩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

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屐受朝常居出入旣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立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穎客釋例亦云明

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彛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諛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畧而不論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

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卽爲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以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廷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爲其節文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永徽二年七月二日勅曰上玄幽贊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且合宮靈符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

則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其歸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荅眷上靈聿遵孝享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秘書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爲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

初以九室之議爲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辟雍門闕等明年六月內出九室樣仍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爲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闈八牕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

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濶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楯檐或爲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室別四闕八牕檢與古同請依爲定其戶依古外設而不開內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

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屋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阿并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位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濶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

之制殿垣按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
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
四門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
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立闔四角造三重
魏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
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珍等請爲五室高宗令於觀德
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
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
部尚書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闔五
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

由是且止至乾封二年二月詳宜畧定乃下詔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以初臨馭朽兢懷推溝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阜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來庭朝野懽娛華夷胥悅但爲郊禋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宮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斟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度筵陳俎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長短冀廣異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搢紳士子並奏該通創此宏模

自我作古因心旣展情禮獲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
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中稱朕意焉於是大赦天下
改元爲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明年三月又具規製廣
狹下詔曰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靈府通和敷帝勛
之景化殷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立堂彤璋合獻雖運
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天中建皇極軌物施教其歸
一揆考圖汶上僅存公玉之儀度室圭躔才紀中元之
製屬炎精墜駕璿宮毀籥四海淪於沸鼎九土陷於塗
原高祖太武皇帝杖鉞唐郊收鈐雍野納祥符於蒼水
受靈命於丕山飛沈泳沫動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

光誓協降火而登壇豐谷斷蛇應屯雲而鞠旅封金岱
嶺昭累聖之鴻勳勒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
化明堂顯庸太室傍羅八柱周建四門木工不琢土事
無文豐約折衷經始勿亟闕文斯備大禮聿脩其明堂
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
百六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構茲一
宇臨此萬方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爲一字徘徊五間按
尚書一暮有四時故四面各一所開門每時有三月故
每一所開三門一暮十有二月故周迴總十二門所以

面別一門應茲四序旣一時而統三月故於一舍而置
三門又周易三爲陽數二爲陰數合而爲五所以每門
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
子地有四維故四樓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
色故其墻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禮黃琮
禮地鄭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則知
地形八方又按漢書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登地之壇
形象地故令爲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徑
二百八十尺按漢書陽爲六律陰爲六呂陽與陰合故
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爲陽數八爲陰數三八相乘

得二百四十丈按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爲二百八十所以基徑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錯綜陰陽之數以明陽不獨運資陰和以助成陰不孤行待陽唱而方應陰陽兩順天地咸亨則百寶斯興九疇攸序基每面三階周迴十二階每階爲二十五級按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辰故周迴十二階又按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故每階二十五級所以應符星而設階法台耀以疏陛下擬霄漢之儀下則地辰之數又列茲重級用準聖凡象皇極之高居俯庶類而臨耀基之上爲一堂其宇上圓按道德經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按漢書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又
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爲
家之義又按周禮蒼璧禮天鄭玄注璧圓以象天故爲
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一丈九尺按尚書地有九州
故立九間又按周易陰數十故間別一丈九尺所以規
模厚地準則陰陽法二氣以通基置九州於一宇堂周
迴十二門每門高一丈七尺濶一丈三尺按禮記一歲
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門又按周易陰數十陽數七故
高一丈七尺又曰陽數五陰數八故濶一丈三尺所以

調茲玉燭應彼金輝叶二氣以循環逐四序而迎節堂
周迴二十四窻高一丈三尺濶一丈一尺二十三樞二
十四明按史記天有二十四氣故置二十四窻又按書
一年十二月并象閏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數一
地數十故濶一丈一尺又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成二
十三故二十三樞又按周易八純卦之本體合二十四
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象風候氣遠周天地之數曲
準陰陽之和堂心八柱各長五十五尺按河圖八柱承
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長五十
五尺聳茲八柱承彼九間數該大衍之規形符立極之

制且柱爲陰數天實陽元柱以陰氣上昇天以陽和下
降固陰陽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爲
四輔按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內以八
柱承天外象四輔明化上交下泰表裏相成叶台耀以
分輝契編珠而拱極八柱四輔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
易天數五地數十并五行之數合而爲二十故置二十
柱體二儀而立數叶五位以裁規式符立極之功允應
剛柔之道八柱四輔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記天有
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則乾圖上符景宿考
編珠而紀度觀列宿以迎時八柱四輔外第三重三十

二柱按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調風御節萬物資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區仰而貽則外面周迴三十六柱按漢書一碁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歲時而致用順寒暑以通微璿璣之度無愆玉曆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總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爲三才故置柱長短三等所以擬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體萬物以資生長短兼運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爲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職設官翊化資於多士開物成務構厦藉於羣材其上楹周廻

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採坤策之玄妙法甲乙之精微環迴契辰象之規結構準陰陽之數又基以象地故叶策於坤元柱各依方復規模於甲子重楣二百一十六條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條所以規模易象擬法乾元應大衍之深玄叶神策之至數大小節及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漢書會月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遠採三統之文傍符會月之數契金儀而調節偶璇曆以和時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按漢書章月二百三

十五閏月周迴二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奧義象舉正之芳猷規模曆象發明章閏下柳七十二枚按易緯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節取規貞候契至和於昌曆偶神數於休期上柳八十四枚按漢書九會之數有七十又按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司馬彪注天地四方爲六合總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範二儀包羅六合準會陰陽之數周通氣候之源枿六十枚按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該曆數包括陰陽採甲乙之深微窮辰子之玄奧連栢三百

六十枚按周易當朞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準當期之日順平分而成歲應晷運以循環小梁六十枚按漢書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構此虹梁遐規鳳曆傍竦四字之製遙符六甲之源棹二百二十八枚按漢書章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應長曆之規象中月之度廣綜陰陽之數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尚書五行生數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結棟分間法五行而演秘疏楹疊構叶生數以成規南北大梁二根按周易太極生兩儀故置二大梁軌範乾坤模擬天地象立黃之合德表覆

載以生成陽馬三十六道按易緯有三十六節故置三十六道所以顯茲嘉節契此貞辰分六氣以燮陰陽環四象而調風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規合通法之數是知疏椽構宇則大壯之架斯隆積月成年則會曆之規無爽大栢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一年有七十二風故置七十二條所以通規瑞曆叶數祥風遙符淳俗之源遠則休徵之契飛檐椽九百二十九枚按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九百二十九枚所以採辰象之

宏模法周天之至數且午爲陰本子實陽源子午分時
剛生成之道自著陰陽合德則覆載之義茲隆堂檐徑
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緯云年
有七十二候合爲二百八十八故徑二百八十八尺所
以仰叶乾策遠承貞候順和氣而調序擬圓蓋以照臨
堂上棟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數九地數十以九
乘十數當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圓清下
儀方載契陰陽之至數叶交泰之貞符又以茲天九乘
於地十象陽唱而陰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
尺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

擬大易之嘉數通惟神之至蹟道合萬象理貫三才上以清陽玉葉覆之按淮南子清陽爲天合以清陽之色詔下之後猶群議未決終高宗之世未能創立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者議其制不聽羣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栴檀檟棍藉以爲本亘之以鐵索蓋爲鸞鷲黃傘飾之勢若飛翥刻木

爲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爲合宮縣詔曰黃軒御曆朝萬方於合宮丹陵握符咨四岳於衢室有虞輯瑞總章之號旣存大禹錫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陽館以辨方周室凝圖立明堂以經野用能範圍三極幽贊五神展尊祖之懷申宗祀之典爰從漢魏迨及周隋經始之制雖興脩廣之規未備朕以庸昧虔膺厚託受寄於綴衣之夕荷顧於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屬意於陽館故宗輔之縣預紀明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總章之號朕於乾封之際已奉表上塵雖簡宸心未遑營構今

以鼎郊勝壤圭邑奧區處天地之中順陰陽之序舟車是湊貢賦攸均爰藉子來之功式遵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開乾坤之奧策法氣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比者鴻儒禮官所執各異咸以爲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國陽明之地今旣俯邇宮掖恐黷靈祇誠乃布政之居未爲宗祀之所朕乃爲丙巳之地去宮室遙遠每月所居因時饗祭常備文物動有煩勞在於朕懷殊非所謂今故裁基紫掖闢宇彤闈經始肇興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嚴

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負扆臨人則茅宇土階取適而已豈必勞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誠以獲執蘋蘩虔奉宗廟故也時旣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爲嚴配之所下堂爲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誠敬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外明禮者詳定儀禮務從典要速以奏聞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文多不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纁有差自明堂成後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兼賜酒食久之乃止吐

蕃及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來賀載初元年冬正月
庚辰朔日南至復親饗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
政于羣后其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內史邢
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
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
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次第布
席以祀之於是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曰謹按明堂大享
唯祀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則禮典所云大享
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
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五神於明堂曰

祖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
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
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禋志切於明堂
享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
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
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
經其內官中官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
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於
嚴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
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圓丘

庶不煩黷從之時則天又於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餘尺始起建構爲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曙二堂並盡尋時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則天欲責躬避正殿宰相姚璿曰此實人火非是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長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則天乃御端門觀酺宴下詔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無有所隱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皆有美惡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則休祥屢臻不可矜功而自滿

災變奄降不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懷懼而自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辛紂以省生大鳥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致傾亡之禍故知災變之生將自覺悟明主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祇畏神心警懼天誠飭身正事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爲福昔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宋公憂熒惑之災而應三舍之壽高宗懲雒鼎之異而享百年之福此其類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洊臻狎委非臣所能盡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

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爲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爲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性則自上而降及濫醖妄起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爲患實同王者舉措營爲必關幽顯幽爲天道顯爲人事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非延火之所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爲火發旣先從麻主後及總章意將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崇其教卽是津梁何假紺宮方存汲引旣辟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

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摧木天誠已顯今者毒醖冥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爲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旣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羣寮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聖德覩變憎惶神體克寧豈非深悅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遏之臣恐憂喜相爭傷於情理故傳曰可憂而爲樂取憂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

壙積陰之氣祈之以禳火災火陽之氣歡樂陽事火氣
方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脩其
德來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
爲今旣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
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
實諂妄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掩昧王化無益萬機
夫天道雖高其察彌近神心雖寂其聽彌聰交際皇王
事均影響今大風烈火譴告相仍實天人丁寧匡諭聖
主使鴻基益固天祿永終之意也伏願陛下乾乾在慮
翼翼爲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

皆之由無嘗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

祿靡窮幸甚幸甚則天尋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儀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園遶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爲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爲萬歲通天翼日則天御通天宮之端辰殿命有司讀時令布政于羣后其年鑄銅爲九州鼎旣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兖州名曰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源揚州名江都荆

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爲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像仍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宗等分題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玄武門來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時又造大儀鐘斂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璿曰鼎者神器貴於質朴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光有五彩輝煥錯雜

其間豈待金色爲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於通
天宮以契丹破滅九鼎初成大赦改元爲神功聖曆元
年正月又親享及受朝賀尋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
朔之禮司禮博士壁閭仁諱奏議曰謹按經史正文無
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
之外周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寶注
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
歲首元日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
下諸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
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

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配帝而發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禮云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卽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

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
檢禮記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
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
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
上帝於明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
而著其享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卽合
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
事臣等歷觀今古博考載籍旣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
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
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鳳

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順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立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園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

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
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
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
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
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
議稱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
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
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
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
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

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
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
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于閏月而行告
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
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
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
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
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
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
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立冕而朝日於

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帝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卽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立堂卽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王惟歲首一

入耳與先儒既異臣不敢同鄭立云凡聽朔告其帝臣
愚以爲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
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
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
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
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
遂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
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
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

第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于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彛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之旣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禮集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

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命奉常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誨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揚吾太學博士郭山暉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夫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明堂肇建總章新立紹百王之絕軌樹萬代之鴻規上以嚴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時使人知禮樂道適中和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今若因循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墜
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
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方慶用鄭玄義告五
時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於
四海制從之長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朝停讀時令
中宗卽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
配禮畢曲赦京師明年駕入京於季秋大享復就圓丘
行事迄于睿宗之世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
獻九鼎銘其蔡州鼎銘天后御撰曰義農首出軒昊膺
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降鑒

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
付史館從之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
卿王仁忠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
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
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
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
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叶俯從正名定位人
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昔漢氏承秦
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究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
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

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
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
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
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
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
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
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旣遙禮經且
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
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
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

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闡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燬燼甫爾遽加修復况乎地殊丙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燹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

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
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攷歷之計擇煩
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
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
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議咸以此堂所置
實乖典制多請改削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曰古之操
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
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禮
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蓋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
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

殷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鄰宮掖此之嚴祀有異肅恭苟
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禮官博士公卿大夫廣叅羣議
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可改爲乾元
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
於乾元受朝賀季秋大享祀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
題乾元殿爲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禮二十五年駕在西
京詔將作大匠康詵素往東都毀之詵素以毀拆勞人
乃奏請且拆上層畢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
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
圓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依舊爲乾元殿

舊唐書卷二十二

舊唐書卷二十二考證

禮儀志二春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沈炳震曰春秋
杜氏通典作季秋宜從

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正○正通典作室

按周易天數五并五行之數合而爲二十○沈炳震曰
天數五下闕地數十三字據通典補入

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沈炳震曰下各
州鼎皆有名而蔡州獨闕通典蔡州鼎名永昌

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臣德潛按英華上有二語云

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宜補入

舊唐書卷二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二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三

禮儀三

封禪之禮自漢光武之後曠世不修隋開皇十四年晉王廣率百官抗表固請封禪文帝令牛弘辛彥之許善心等創定儀注至十五年行幸兗州遂於太山之下爲壇設祭如南郊之禮竟不升山而還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上言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爲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

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於桀紂昔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數尺之土也侍中王珪對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深嘉徵言而中外章表不已上問禮

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水潦其事乃寢至十一年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於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新禮中封禪儀注簡畧未周太宗勅秘書少監顏思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叅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紛紜久不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與舊禮不同者奏之其議昊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陟預申齊

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
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壇長
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議制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
貞堅宗祀郊禋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實貴精確况乎三
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
靈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
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濶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
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
主皆奠玉策肅奉虔誠今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
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

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玉策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篋笥所以或呼石篋今請方石三枚以爲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園壇曰四出開道壇場通義南面入升於事爲允今請介丘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丘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

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於園壇之上安置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於其內祀禪之土其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爲秘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碑紀之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行告至柴于東方上帝望秩遍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十一

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餘儀請從今禮仍請式柴祭壘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雕飾旣積土厚封足令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迴建事非經誥無益禮義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令附之於禮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復令公卿諸儒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議時論者又執異見顏師古上書申明前議太宗覽其奏多依師古所陳爲定車駕至洛陽宮會有彗星之變乃下詔罷其事高宗卽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夫旣立爲皇后

又密贊之麟德二年二月車駕發京東巡狩詔禮官博士撰定封禪儀注有司於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齊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於行從中臺云來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於行宮四日致齋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事羣官諸方客使各本司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設黃麾牛仗於外壇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有司於太嶽南四里爲圓壇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壇上飾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壇三重又造玉策三枚皆以

金繩連編玉簡爲之每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以藏正座玉策長一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處刻爲五道當封璽處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爲金匱二以藏配座玉策制度如玉匱又爲黃金繩以纏玉匱各五周爲金泥玉匱金匱爲玉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封玉匱金匱又爲石礮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匱礮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濶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分濶一寸五分爲石檢十枚以檢石礮皆長三尺濶一尺厚七寸皆刻爲印齒三道深四寸當

封壘處方五寸當通繩處濶一寸五分皆有小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掘封泥其檢立於碱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碱隅皆七寸又爲金繩以纏石碱各五周徑三分爲石泥以泥石碱其泥末石和方色土爲之爲硃石十二枚分距碱隅皆再累各濶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碱隅相應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壇隨地之宜其玉牒玉匱石碱石檢距石皆如封祀之制又爲降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色三壇隨地之宜其玉策

玉匱石碱石檢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至其年十二月
車駕至山下及有司進奏儀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
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
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
而降禪之儀竊爲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
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定位
剛柔之義已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瑤壇作配旣
合於方祇玉豆薦芳實歸於內職况推尊先后親饗瓊
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叅禋祭詳於至理有紊徽章但禮
節之源雖興於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於遙圖且往代

封嶽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仙或以情覲名事
深爲己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於神宗道冠乎二儀歸
功於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彛章妾謬處椒闈叨居
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於蒸嘗義切奉先理光於蘋
藻罔極之思載結於因心祇肅之懷實深於明祀但妾
早乖定省已闕侍於晨昏今屬崇禋豈敢安於帷帟是
故馳情夕寢睠羸里而翹魂疊慮宵興仰梁郊而聳念
伏望展禮之日總率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冀申如
在之敬式展虔拜之儀積此微誠已淹氣序旣屬鑾輿
將警奠璧非賒輒効丹心庶裨大禮冀聖朝垂則永播

於芳規螢燭末光增輝於日月於是祭地祇梁甫皆以
皇后爲亞獻諸王大妃爲終獻丙辰前羅舍府果毅李
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
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
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
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
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於月以
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
鑑燧之齊鄭玄注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
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

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嘗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白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敬貞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與所司對試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隨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

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卽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秸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爲未愜其封祀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橐秸瓦甒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裊褥疊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方色內官已下席皆以莞三年正月帝親享昊天上上帝于山下封祀之壇如圓丘之儀祭訖親封玉策置石臧聚五色土封之圓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壇封玉策訖復還山下之齋宮其明日

親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上降禪之壇如方丘之儀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翌日上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儀禮畢讌文武百寮大赦改元初上親享于降禪之壇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皆趨而下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升行禮帷帟皆以錦繡爲之百寮在位瞻望或竊議焉於是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各於壇所又詔名封祀壇爲舞鶴臺介丘壇爲萬歲臺降禪壇爲景雲臺以紀當時所見之瑞焉高宗旣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勅其所造奉天宮二年正月駕幸奉

天宮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禪於嵩岳詔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工員外郎賈大隱太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詳定儀注於是議立封祀壇如圓丘之制上飾以玄四面依方色爲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三等各濶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濶八尺下濶一丈四尺爲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內壝距五十步燎壇在壇東南外壝之內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爲一壝飾以五色準封祀禪祭壇上飾以金四面依方色爲八角方壇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壇上方

十六步每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壇陛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尺爲三重壇之大小準封祀爲埋垆在壇之未地外壇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覲壇於行宮之前爲壇宮方三分壇二在南壇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臧爲圓封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爲八角方封大小準封祀制度所用尺寸準歷東封並用古尺諸壇並築土爲之禮無用石之文並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禪四出陛各當四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二尺封祀玉帛料有

蒼璧四圭有邸圭璧禪祭有黃琮兩圭有邸無圭璧又定登封降禪朝覲等日準禮冬至祭天於圓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準東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禪祭十四日朝覲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禮無妨又輦輿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還乘金輅皇太子往還金輅禪祭皇帝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東封祠祭日天皇服袞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大裘又云袞冕服一具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迴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馬上服之皇太子袞冕服又齊則服遠遊冠受朝則公服遠遊冠服馬上則進德冠服當時又令詳求射牛之

禮行偉守貞等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謁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舂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鑿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鑿駕至時牢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卽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卽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詔從之尋屬高宗不豫遂罷封禪之禮則天垂拱四年將有事於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爲神岳尊嵩山神爲天中王夫人爲靈妃嵩山舊有夏啓及啓母少室阿姨

神廟咸令預祈祭至天冊萬歲元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禮畢便大赦改元萬歲登封改嵩陽縣爲登封縣陽城縣爲告成縣粵三日丁亥禪于少室山又二日巳丑御朝觀壇朝羣臣咸如乾封之儀則天以封禪日爲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爲神岳天中皇帝靈妃爲天中皇后夏后啓爲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爲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爲金闕夫人王子晉爲昇仙太子別爲立廟登封壇南有榭樹大赦日於其杪置金鷄樹則天自製昇中述志碑樹於壇之丙地立宗開元十二年文武百寮朝集使皇親及四方文學之士皆以理化

昇平時穀屢稔上書請修封禪之禮并獻賦頌者前後
千有餘篇立宗謙冲不許中書令張說又累日固請乃
下制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父答厚
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此越自魏晉以迄周隋帝
典闕而大道隱王綱弛而舊章缺千載寂寥封崇莫嗣
物極而復天祚我唐武文二后應圖受籙洎于高宗重
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懷百神震六合紹殷周之統接
虞夏之風中宗弘懿鑠之休睿宗沐粹精之道巍巍蕩
蕩無得而稱者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
膺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郊以展嚴禋寶菽

粟於水火捐珠玉於山谷兢兢業業非敢追美前王日
慎一日實以奉遵遺訓至於巡狩大典封禪鴻名顧惟
寡薄未遑時邁十四載于茲矣今百穀有年五材無眚
刑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氳淳風澹泊蠻夷戎狄殊
方異類重譯而至者日月於闕廷奇獸神禽甘露嘉醴
窮祥極瑞朝夕於林籩王公卿士罄乃誠於中鴻生碩
儒獻其書於外莫不以神祇合契億兆同心斯皆烈祖
聖考垂裕餘慶故朕賴宗廟之介福敢以眇身顓其克
讓是以敬奉羣議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圖以紹
我高祖之鴻烈永言陟配追感載深可以開元十三年

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太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
擇典禮預爲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約以稱朕意於是
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秘書
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於集賢書院
刊撰儀注立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
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於是張說謂徐堅韋縉
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饗王者父
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
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監孔明福善
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

太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立不祐遂有天授
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
事圓丘韋氏爲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滌黷穹蒼
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內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
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資革
正斯禮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
議奏聞上從之舊禮郊祀旣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
上然後燔於燎壇之上其壇於神壇之左顯慶中禮部
尚書許敬宗等因脩改舊禮乃奏曰謹按祭祀之禮周
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炳蕭灌鬯皆

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委柴在祭神之
初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
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
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
漢儀用頭今郊用脅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
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卽晉氏故事亦無祭天之文旣
云漢儀用牲頭頭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
脅唯有三禮賀循旣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今儀用
脅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別
燔牲體非於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禮

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納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準柴燔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爲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爲祭始位樂懸之南外壇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準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諸祀

並先焚而後祭及玄宗將作封禪之禮張說等參定儀注徐堅康子元等建議曰臣等謹按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按禮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義不爲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獨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爲損益者今按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

後方燔又按宋忠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
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
後燔據此卽周遵後燔晉不先燎無忌之事義乃相乖
又按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
禮爲始告神時薦於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
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爲
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座理
節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卽明祀昊天
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自
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

別矣今按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旣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蒼牲旣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爲二犢深乖禮意事乃無憑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從祭義後焚爲定中書令張說執奏曰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據祭義及貞觀顯慶已後旣先燔若欲正失禮求祭義請從貞觀禮如且因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祭者本以心爲主心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旣有先燔後燎自可斷於聖意所

至則通於神明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立宗令依後
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郊壇時祭並
依此先奠璧而後燔柴瘞埋制從之時又有四門助教
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畧曰舊禮侍中跪取匱
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而尊神故能使
小臣爲之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於人君太祝小臣也
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爲非
禮按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贊裸事則沃盥此
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爲之魏晉至今
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爲之

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儒爲之惠帝時閎
儒爲之留侯子辟強年十五爲之至後漢闕堅以議郎
拜侍中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少府卿之屬
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
魏代蘇則爲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獸子吉茂
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爲褻臣也今侍中
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燮理寄實鹽梅非復漢魏執
獸子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不息墜劔方遙驗
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人之意以薦於神
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儼况天人之祭其

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之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曰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

重是微者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按漢官儀尚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按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尚書令遊宴後宮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黃初改秘書置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誥旣置中書官

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旣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議奏立宗令張說徐堅召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所議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立宗服袞冕於行宮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立宗御馬而登侍臣從先是立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因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

帝君位五方時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立宗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勅三獻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立宗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立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寮使知朕意其辭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

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惟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禮亞獻寧王憲終獻皇帝飲福酒癸巳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封壇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礮玉牒玉策刻玉填金爲字各盛以玉匱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納二玉匱於礮中金泥礮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

壇東南爲燎壇積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發羣臣稱萬歲傳呼下山下聲動天地山下壇祀羣臣行事已畢皇帝未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今封祀初建雲物休祐皆是卿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中書令張說跪言聖心誠懇宿齋山上昨夜則息風收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陛下又思慎終如初長福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來蘇頓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說倡言曰此必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玄宗登山日氣

和煦至齋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立宗因不食
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稱某身有過請卽降罰若萬人
無福亦請某爲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寒應時風止山
氣溫暖時從山上布兵至于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
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地
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奏
樂有祥風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行事日揚
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羣臣並集于社首山帷宮之
次以候鑾駕遙望紫煙幢幢上達內外歡譟立宗自山
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慶雲不散百辟

及蕃夷爭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壇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藏玉策於石臧如封壇之儀壬辰玄宗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寮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夷蠻羌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契丹奚等王大食謝颺五天十姓崑崙日本新羅靺鞨之侍子及使內臣之番高麗朝鮮王伯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西二鑿齒雕題牂柯烏滸之首長咸在位制曰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

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于介丘升中於上帝
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統千
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者
內難幽贊而集大勲間無外虞守成而纘舊服未嘗不
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求至理以弘我
烈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
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天懋建皇極幸致太和洎乃幽遐
率由感被戎狄不至唯文告而來庭麟鳳已臻將覺情
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切欲勿議
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

報大篇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宗之舊章憲乾封之
令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岳精意上達肸鬯來應信宿行
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展百神羣望
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
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惠澤亦宜逮
下可大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
仍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採給近山二十
戶復以奉祠神立宗製紀太山銘御書勒于山頂石壁
之上其辭曰朕宅位有十載顧惟不德懵于至道任夫
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心之浩盪若涉

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相庶尹交修皇極四海
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唱余封
禪謂孝莫大於嚴父禮莫盛于告天天符旣至人望旣
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
制張皇六師震讐九寓旌旗有烈士馬無譁肅肅邕邕
翼翼溶溶以至岱宗順也爾雅曰泰山爲東岳周官曰
兗州之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
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功
序圖錄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立天之
眷命爲蒼生而祈福豈敢高視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設

壇塲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冀一獻之
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
事東岳類于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粵翌
日禪於社首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
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羣臣拜
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誠以德大渾協度彛倫攸
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衆宰
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錫類萬國時唯休哉我
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唯休哉蠻夷戎狄重譯
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

運朕何惑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象法權舊
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
生蒸人惟后時又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載
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
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爾幼孫克享
上帝惟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之曾孫
隆基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余小
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
于前功而茲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
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之

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暨刻金石冀後人之聽辭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巍岱宗衛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惟新恭已南面氤氳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太山七十

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通文
祖光昭舊勲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玉
秦災風雨漢汗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
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羣岳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
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頌撰朝覲
壇頌以紀德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二年
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神爲金天王開元十年因
幸東都又於華岳祠前立碑高五十餘尺又於嶽上置
道士觀修功德至天寶九載又將封禪於華岳命御史
大夫王鉷開鑿險路以設壇場會祠堂災而止

舊唐書卷二十一

舊唐書卷二十三考證

禮儀志三令與礮隅相應○沈炳震曰通典本句下有以五色土封之句應補入

則天證聖元年將有事于嵩山云云○臣德潛按通鑑

綱目俱垂拱四年非證聖元年况正月爲證聖元年九月爲天冊萬歲元年卽一年中事下文不必云至天冊萬歲元年矣今已改正

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臣德潛按

天冊萬歲有元年無二年明年爲萬歲通天元年也今已改正

若從祭義後焚爲定○沈炳震曰按通典此二句作若
設祭後燔則神無由降矣冬曦行果二人皆主先燔
以駁徐堅之議者如書中所云則亦主後燔矣當從
通典爲長

據祭義及貞觀顯慶已後旣先燔○貞觀二字下有闕
文意謂貞觀所行合于祭義顯慶後乃失也

中宗紹運舊邦維新○臣德潛按文粹二語下有睿宗

繼明天下歸仁句上文自高祖太宗而下歷敘功德
不應頌中宗而反遺睿宗也明係闕略

方士虛誕儒書不足○文粹作儒書齷齪太山碑文同

文粹宜從

舊唐書卷二十三考證

舊唐書卷二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四

禮儀四

武德貞觀之制神祇大享之外每歲立春之日祀青帝於東郊帝宓羲配勾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帝神農氏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帝軒轅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帝顓頊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

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犢各一籩豆各四簠簋各一甒
俎各一勾芒已下五星及三辰七宿每宿及牲用少牢
每座籩豆簠簋甒俎各一孟夏之月龍星見雩五方上
帝於雩壇五帝配於上五官從祀於下牲用方色犢十
籩豆已下如郊祭之數帝嚳配祭於頓丘唐堯契配祭
於平陽虞舜咎繇配祭於河東夏禹伯益配祭於安邑
殷湯伊尹配祭於偃師周文王太公配祭於鄠周武王
周公召公配祭於鎬漢高祖蕭何配祭於長陵三年一
祭以仲春之月牲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州長官有故
遣上佐行事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

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嶽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山於洛州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北瀆大濟於洺州其牲皆用大牢籩豆各四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並黑籩豆簠簋各二鉶俎各三春分朝日於國城之東秋分夕月於國城之西各用方色犢一籩豆各四簠簋俎

春一孟春吉亥祭帝社於藉田天子親耕季春吉巳祭
先蠶於公桑皇后親桑並用太牢籩豆各九將蠶日內
侍省預奉移所司所事諸祭祀卜日皆先卜上旬不吉
次卜中旬下旬筮日亦如之其先蠶一祭節氣若晚卽
於節氣後取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
申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立秋後辰祀靈星於國城東南
立冬後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各用羊
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季冬晦堂贈儺磔牲於宮門及
城四門各用雄雞一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
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用剛日牲各用羊一籩豆

各二簠簋各一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祭
司寒之神於冰室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其開冰加以
桃弧棘矢設於神座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大明
夜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瓿俎各一神農氏及伊耆
氏各用少牢一籩豆各四簠簋瓿俎各一后稷及五方
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
各用少牢一當方不熟者則闕之其日祭井泉於川澤
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於社宮辰日臘享於太廟用
牲皆準時祭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
五方之丘陵墳衍原隰五方之鱗羽羸毛介五方之水

墉坊郵表啜五方之猫於菟及龍麟朱鳥白虎玄武方
別各用少牢一各座籩豆簠簋俎各一蜡祭凡一百八
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蜡祭之日祭五方井
泉於山澤之下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及俎各一蜡之
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顯慶中更定
籩豆之數始一例大祀籩豆各十二中祀各十小祀各
八京師孟夏以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
埋胔先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出雲雨皆於北郊望
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
嶽瀆後一旬不雨卽徙市禁屠殺斷織扇造土龍雨足

則報祀所用酒醢報準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齊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祀若霖雨不已祭京城諸門門別三日每日一祭不止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其州縣祭城門其界內山川及社稷三祭一祈皆準京式並用酒脯醢國城門報用少牢州縣城門用一特牲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於千畝之甸初晉時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

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置壇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矣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耨耒天時改藉田壇爲先農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與禮官等奏曰謹按經典無先農之文禮記祭法云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社在藉田詩之載芟篇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年中猶名藉田垂拱已後刪定改爲先農先農與社本是一神頻有改張以惑人聽其

先農壇請改爲帝社壇以應禮經王社之義其祭先農
既改爲帝社壇仍準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
配制從之於是改先農爲帝社壇於壇西立帝稷壇禮
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睿宗太
極元年親祀先農躬耕帝藉禮畢大赦改元玄宗開元
二十三年冬禮部員外郎王仲丘又上疏請行藉田之
禮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勾芒配禮畢躬
御耒耜于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
推庶人終畝玄宗欲重勸耕藉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墮
乃止禮畢輦還齊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等級賜帛玄

宗開元二十六年又親往東郊迎氣祀青帝以勾芒配
歲星及三辰七宿從祀其壇本在春明門外玄宗以祀
所隘狹始移於澆水之東面而位望春宮其壇一成壇
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壇在東南歲星已下各爲一小
壇在青帝壇之北親祀之時有瑞雪壇下侍臣及百寮
拜賀稱慶肅宗乾元三年春正月丁丑將有事於九宮
之神兼行藉田禮自明鳳門出至通化門釋轂而入壇
行宿齋於宮戊寅禮畢將耕藉先至於先農之壇因闕
耒耜有彫刻文飾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
豈文飾乎乃命徹之下詔曰古之帝王臨御天下莫不

務農敦本保儉爲先蓋用勤身率下也屬東耕啓候爰
事典章况紺轅縹軌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諒爲政所
疵靖言思之良用歎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之意耶其
所造彫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卽別改造庶
萬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農氏以后稷配
享肅宗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
三推今過禮肅宗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能終
於千畝耳旣而佇立久之觀公卿諸侯王公已下耕畢
太宗貞觀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
之長升太極殿列坐而聽之開元二十六年立宗命太

常卿韋縉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每孟月視日玄宗御
宣政殿側置一榻東面置案命韋縉坐而讀之諸司官
長亦升殿列座而聽焉歲餘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
寅立春肅宗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叅
官五品已下正員並升殿預坐而聽之舊儀嶽瀆已下
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證聖元年有司上言曰伏以天
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於禮應敬故有再拜之儀
謹按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臣
愚以爲失尊卑之序其日月已下請依舊儀五嶽已下
署而不拜制可從之貞觀之禮無祭先代帝王之文顯

慶二年六月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請案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下亦在祠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禮咸秩未申今請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

東以咎繇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鄠以太公配祭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立宗開元二十二年正月詔曰古聖帝明王嶽瀆海鎮用牲牢餘並以酒脯充奠祀二十三年正月詔自今已後明衣絹布並祀前五日預給丁酉詔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開府少保少傅尚書御史大夫攝行事天寶六載正月詔三皇五帝於京城置令丞七載五月詔三皇已前帝王宜於京城共置廟官歷代帝王肇跡之處德業可稱者忠臣義士孝婦烈女所在亦置一祠字晉陽真人

等並追贈得道昇仙處道士永修香火九載九月處
士崔昌上大唐五行應運曆以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
請國家承周漢以周隋爲閏十一月勅唐承漢後其周
武王漢高祖同置一廟并官吏十二載九月以魏周隋
依舊爲二王後封韓公介鄴公等依舊五廟天寶六載
正月詔大祭祀駢犢量減其數肅宗上元元年閏四月
改元制以歲儉停中小祠享祭至其年仲秋復祠文宣
於太學永泰二年春夏累月亢旱詔大臣裴冕等十餘
人分祭川瀆以祈雨禮儀使右常侍于休烈請依舊祠
風伯雨師於國門舊壇復爲中祠從之高祖武德二年

子立周公孔子廟七年二月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屬舉送具以名聞有司試策皆加敘用其吏民子弟有識性明敏志希學藝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並卽配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丁酉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有學者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乃罷貞觀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能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仆地

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旣而曾子請
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之乃不得
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
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
能對太宗又謂侍臣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
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戰陳勇朋
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其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
適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耶二十一
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
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
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爲主敬宗等又奏曰按
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官謂
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
奠各於其師旣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
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秩卽總祭先聖
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
自晉宋已降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
國學樂用軒懸罇俎威儀蓋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

專況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準中祀據理必
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
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國子博士爲終獻其州學刺
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
爲亞獻博士旣無品秩請主簿及尉通爲終獻若有闕
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旣請各刺史縣令親獻主祭望
準祭社同給明衣修附禮令以爲永則高宗顯慶二年
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等議依今周公爲先聖孔子爲
先師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
孔子也且周公踐極功比帝王請配成王以孔子爲先

聖二年廢書算律學龍朔二年正月東都置國子監丞
主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助教博士四門生三百員四門
俊士二百員二月復置律及書算學三年以書隸蘭臺
算隸秘閣局律隸詳刑寺乾封元年正月高宗東封還
次鄒縣頓祭宣父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
國學釋奠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儀鳳三年
五月詔自今已後道德經並爲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
其餘經及論語任依常式則天天授三年追封周公爲
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則天長壽二年自製臣軌兩卷
令貢舉人爲業停老子神龍元年停臣軌復習老子以

鄒魯百戶封隆道公謚曰文宣睿宗景雲二年八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太學太極元年正月詔孔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戶以供灑掃開元七年十月戊寅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之禮開元十一年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十九年正月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州縣等停牲牢唯用酒脯永爲常式二十四年三月始移貢舉遣禮部侍郎姚奕請進士帖左傳禮記通五及第二十五年三月勅明經自今已後帖十通五已上口問大義十條取通六已上仍荅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及第進士停帖

小經宜準明經例試大經帖十通四然後試雜文及策
訖封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二十六年正月
勅諸州鄉貢見訖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
講質問疑義有司設食弘文崇文兩館學生及監內得
舉人亦聽預焉其日祀先聖已下如釋奠之禮青宮五
品已下及朝集使就監觀禮遂爲常式每年行之至今
初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
師顏子配座令其像立侍配享合座十哲弟子雖復列
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賢猶霑
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賢之上七十子請準

舊都監堂圖形于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
曾參等道業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準二十二賢預饗
勅改顏生等十哲爲坐像悉預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
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
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上親爲之贊以書于石閔損已
下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二十七年八月又下制曰弘
我王化在乎儒術孰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已
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
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
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

猗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
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寔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
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膺寶命思
闡文明廣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旣行
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旣稱先聖可
追諡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應緣冊及祭所司
速擇日并撰儀注進其文宣陵并舊宅立廟量加人灑
掃用展誠敬其後嗣可謂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
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
位旣有殊坐豈如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後

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准此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立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堯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異於十哲終或殊於等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不烈重膠庠之雅範又贈曾參顛

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伯於是正宣父坐於南面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就國子廟冊贈文宣王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儀公卿已下預觀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東都廟以行冊禮自是始用宮懸之樂春秋二仲上令三公攝行事天寶元年明經進士習爾雅九載七月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秩同大學士十二載七月詔天下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寶應二年六月勅令州縣每歲察秀才孝廉取鄉閭有孝悌廉耻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

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
經進士並停國子學道舉亦宜準此因楊綰之請也詔
下朝臣集議中書舍人賈至議請依綰奏有司奏曰竊
以今年舉人等或舊業旣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
已在途事須收獎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舊業舉試者
亦聽明年已後一依新勅後綰議竟不行自至德後兵
革未息國學生不能廩食生徒盡散堂墉頽壞常借兵
健居止至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崇儒尚
學以正風教乃王化之本也其月二十九日勅曰理道
同歸師氏爲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從此

徒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廉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兼復揚于王廷考以政事徵之以禮任之以官寘于周行莫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求理體尤重儒術先王大教敢不底行頃以戎狄多難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寓縣攸寧文武兼備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而行禮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寔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修德立身事資括羽恐干戈之後

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質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軍將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子生欲其業重籛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卽簡擇行業堪爲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集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及學館破壞要量事修理各委本司作條件聞奏務須詳悉稱朕意焉及二月朔上丁釋奠蕭昕又奏諸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叅官六軍軍將就國子學聽講論賜錢五百貫

令京兆尹黎幹造食集諸儒道僧質問竟日此禮久廢
一朝能舉八月國子學成祠堂論堂六館院及官吏所
居廳宇用錢四萬貫拆曲江亭子瓦木助之四日釋奠
宰相常叅官軍將盡會於講堂京兆府置食講論軍容
使魚朝恩說易又於論堂畫周易鏡圖自至德二年收
兩京唯元正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懸之樂雖郊廟大祭
祇有登歌樂亦無文武二舞其時軍容使魚朝恩知監
事廟庭乃具宮懸之樂於講堂前又有教坊樂府雜伎
竟日而罷二十五日詔曰古者設官分土所以崇德報
功總內署之綱事密於清禁弘上庠之教德潤於鴻業

賦開千乘禮序九賓必資兼濟之能用協至公之選開
府儀同三司兼右監門衛大將軍仍知觀軍容宣慰處
置使知內侍省事內飛龍閑廐使內弓箭庫使知神策
軍兵馬使上柱國馮翊郡開國公魚朝恩溫良恭儉寬
柔簡廉長才博達敏識高妙學究儒立之秘謀窮遁甲
之精百行資身一心奉上自王室多故雲雷經始五原
之北弘先啓行三河之表爰整其旅成師必勝每合於
韜鈴料敵無遺可徵於著蔡關洛既定幽燕復開海外
有截厥功惟茂歷事三聖始終竭力頃東都扈蹕釋位
勤王時當綴旒節見披棘下江助我甲令先書社稷之

衛邦家是賴及邊陲罷警戎務解嚴方獎勵於易象才
兼文武所謂勲賢亦旣任能斯焉命賞宜膺朝典式副
公議可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充鴻臚禮賓等使封鄭
國公食邑三千戶二十四日於國子監上詔宰相及中
書門下官諸司常叅官六軍軍將送上京兆府造食內
教坊音樂竿木渾脫羅列於論堂前朝恩辭以中官不
合知南衙曹務宰相僕射大夫皆勸之朝恩固辭乃奏
之宰相引就食奏樂中使送酒及茶果賜充宴樂竟日
而罷元載奏狀又使中使宣勅云朝恩旣辭不止但任
知學生糧料是日宰相軍將已下子弟三百餘人皆衣

紫衣充學生房設食於廊下貸錢一萬貫五分收錢以供監官學生之費俄又請青苗地頭取百文資課以供費同舊例兩京國子監生二千餘人弘文館崇文館崇文館學生皆廩飼之十五載上都失守此事廢絕乾元元年以兵革未息又詔罷州縣學生以俟豐歲則天垂拱五年四月雍州永安人唐同泰偽造瑞石於洛水獻之其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於是號其石爲寶圖賜百官宴樂賜物有差授同泰爲游擊將軍其年五月下制欲親拜洛受寶圖先有事於南郊告謝昊天上帝令諸州都督刺史并諸親並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於是

則天加尊號爲聖母神皇大赦天下改寶圖爲天授聖
圖洛水爲永昌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享
齋於四瀆所出處號曰聖圖泉於泉側置永昌縣又以
嵩山與洛水接近因改嵩山爲神嶽授太師使持節神
嶽大都督天中王禁斷芻牧其天中王及顯聖侯並爲
置廟又先於汜水得瑞石因改汜水縣爲廣武縣至其
年十二月則天親拜洛受圖爲壇於洛水之北中橋之
左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寮蠻夷酋長各依方位而
立珍禽奇獸並列於壇前文物鹵簿自有唐已來未有
如此之盛者也禮畢卽日還宮神都父老勒碑於拜洛

壇前號曰天授聖圖之表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上言曰則天皇后拜洛受圖壇及碑文云垂拱五年唐同泰得石文云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之所建因改元爲永昌仍置永昌縣縣旣尋廢同泰亦已貶官唯碑壇獨立準天樞頌臺之例不可更留始令所司毀之其顯聖侯廟亦尋毀拆開元二十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立元皇帝廟一所并置崇立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至閏四月立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蓋屋樓觀之側至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叅軍田同秀稱於

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傍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於是置玄元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舊邸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耐玄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支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爲南華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列子爲冲虛真經庚桑子爲洞虛真經亳州真源縣先天太后及玄元廟各置令一人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學生

一百員桃林縣改爲靈寶縣田同秀與五品官四月詔
崇文習道德經七月隴西李氏燉煌姑臧絳郡武陽四
房隸於宗正寺九月兩京立元廟改爲太上立元廟天
下準此十月改新豐驪山爲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
立祠宇新作長生殿改爲集靈臺二年正月丙辰加立
元皇帝尊號大聖祖三字崇立學改爲崇立館博士爲
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學士員三月壬子親謁立
元宮聖祖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仍於譙郡置廟尊臯
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西京立元廟爲
太清宮東京爲太微宮天下諸州爲紫極宮九月譙郡

紫極宮宜準西京爲太清宮先天太皇及太后廟亦並
改爲宮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
以金銅鑄立元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軀七載二月於大
同殿修功德處玉芝兩莖生於柱礎上五月立宗御典
慶殿授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十二
月以立元皇帝見於朝元閣改爲降聖閣改會昌縣爲
昭應縣改會昌山爲昭應山封昭應山神爲立德公立
祠宇初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採白石爲立元聖
容又採白石爲立宗聖容侍立於立元之右皆依王者
袞冕之服繪綵珠玉爲之又於像設東刻白石爲李林

甫陳希烈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爲楊國忠之形而瘞林甫之石及希烈國忠貶盡毀瘞之八載六月玉芝產於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鉞入山洞求而得之閏六月四日玄宗朝太清宮加聖祖玄宗皇帝尊號曰聖祖大道玄宗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尊號並加大聖字皇后並加順聖字五日玄宗御含元殿加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自今已後每至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所管華陽縣

改爲真符縣兩京及十道一大郡置真符玉芝觀九載
十月先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翼見玄
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乃遣王鉷張鈞王倕韋濟王翼王
嶽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錄等獻之
十一月制承前宗廟皆稱告享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
清太微宮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親告享宗廟改
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享親巡陵改爲朝陵有司行事
爲拜陵應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爲表其郊天后土及享
祠祝文云敢昭告者並改爲敢昭薦十載正月有事于
南郊於壇所大赦自今已後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

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齋具羽儀鹵簿公服
引入親授祝版乃赴清齋所汾陰后土之祀自漢武帝
後廢而不行立宗開元十年將自東都北巡幸太原便
還京乃下制曰王者承事天地以爲主郊享泰尊以通
神蓋燔柴泰壇定天位也瘞埋泰折就陰位也將以昭
報靈祇克崇嚴配爰逮秦漢稽諸祀典立甘泉於雍時
定后土於汾陰遺廟嶷然靈光可燭朕觀風唐晉望秩
山川肅恭明神因致禋敬將欲爲人求福以輔昇平今
此神符應於嘉德行幸至汾陰宜以來年二月十六日
祠后土所司準式先是睢上有后土祠嘗爲婦人塑像

則天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是有司送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內出錦繡衣服以上后土之神乃更加裝飾焉又於祠堂院外設壇如皇地祇之制及所司起作獲寶鼎三枚以獻十一年二月上親祠于壇上亦如方丘儀禮畢詔改汾陰爲寶鼎亞獻邠王守禮終獻寧王憲已下頒賜各有差二十年車駕又從東都幸太原還京中書令蕭嵩上言去十一年親祠后土爲祈穀自是神明昭格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睢上前後數四伏請準舊祀后土行賽之禮上從之其年十一月至寶鼎又親祠以申賽謝禮畢

大赦仍令所司刊石祠所上自爲其文開元二十四年
七月乙巳初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天寶
三年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
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
五寸東面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
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
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
八爲下符於遁甲四孟月祭尊爲九宮貴神禮次昊天
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于天地神祇
玄宗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卽宰相爲之肅宗乾元三年

正月又親祀之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爲飛位乾元之後不易位太和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舒元與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祭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版九片臣伏讀旣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比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及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

皇帝遣其官致祭于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愚
瞽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鷄初鳴時成命已行臣
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禮官詳議冀明萬乘之
尊無所虧降悠久悞典因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
之議乃降爲中祠祝版稱皇帝不署會昌元年十二月
中書門下奏準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
承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
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
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天寶三
載十二月立宗親祠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自累

年已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常卿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儀注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勅旨依奏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禮院奏準監察御史關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勅宰相崔珙攝太尉行事合受誓誡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準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降爲中祠昨據勅文祇稱崇飾舊壇務於嚴潔不令別

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大祠禮料伏候裁旨
中書門下奏曰臣準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
實司水旱臣等伏覩旣經兩朝親祠必是祈請有徵况
自太和已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烝黎臣等
合副聖心以修墜典伏見太和三年禮官狀云縱司水
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
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官曾不知統而言
之則爲天地在於辰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王鈞志北
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乃爲元星露寢天帝常居始由
道奧而爲變通之迹又天皇帝其精曜魄寶蓋萬神

之秘圖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立說卽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昇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叅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爲淺近按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無宜降祀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典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

宗舊典以劉向之博通尚難於改作况臣等學不究於
天人識尤懵於祀典欲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
常卿與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據從之檢校左僕射太常
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
星座往因致福詔立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東郊以親
拜在祀典雖云過禮庶羣生豈患無文思福黔黎特申
嚴奉誠聖人屈已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
誠亦怠禮官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
荒水旱寤寐軫懷爰命台臣緝興隆典伏惟九宮所稱
之神卽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

者也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嵩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
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
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
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
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
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
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
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
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
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雖敬事迎釐不聞

經見而範圍亭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化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陽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繫賴於敷祐而屈降於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誠於尚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用犢祝版御署稱嗣天子臣圭幣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又開元禮蜡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爲非泰壇配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常祀此則

中祠用大祠之義也又據太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勅改爲大祠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準前勅稱爲大祠唯御署祝文稱天子謹遣某官某昭告文義以爲殖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伸爲大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叅之日月旣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旣司水旱降福禳災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職旣異其司存致祝必叅乎等列求

之折中宜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爲比伏請自今已後
却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唯御署祝文以社
稷爲本伏緣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勅旨依之付
所司天寶十載四月二十九日移黃帝壇於子城內坤
地將親祠祭壇成而止玄宗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爲金
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
嶽神爲中天王南嶽神爲司天王北嶽神爲安天王六
載河瀆封靈源公濟瀆封清源公江瀆封廣源公淮瀆
封長源公十載正月四海並封爲王遣國子祭酒嗣吳
王祇祭東嶽天齊王太子家令嗣魯王宇祭南嶽司天

王秘書監崔秀祭中嶽中天王國子祭酒班景倩祭西

嶽金天王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嶽安天王衛尉少卿

李澣祭江瀆廣源公京兆少尹章恒祭河瀆靈源公大

子諭德柳傑祭淮瀆長源公河南少尹豆盧回祭濟瀆

清源公太子率更令嗣道王鍊祭沂山東安公吳郡太

守趙居貞祭會稽山永興公大理少卿李稹祭吳嶽山

成德公穎王府長史甘守默祭霍山應聖公范陽司馬

畢炕祭醫無閭山廣寧公太子中允李隨祭東海廣德

王義王府長史張九章祭南海廣利王太子中允柳奕

祭西海廣潤王太子洗馬李齊榮祭北海廣澤王取三

月十七日一時禮冊玄宗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風興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鍊醮祭相繼於路投龍奠玉造精舍採藥餌真訣仙蹤滋於歲月肅宗至德二年春在鳳翔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嶽增秩以祈靈助及上元年聖躬不康術士請改吳山爲華山華山爲泰山華州爲秦州華陽縣爲太陰縣寶應元年復舊則天長安三年令天下諸州宜教人武藝每年準明經進貢例申奏開元十年於兩京置太公尚父廟一所以漢留侯張良配饗天寶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拜將帥亦

告太公廟至肅宗上元二年閏四月又尊爲武成王選
歷代良將爲十哲高宗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
有事於先蠶玄宗天寶二年三月辛卯皇后王氏祀先
蠶肅宗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張氏祠先蠶於苑內
內外命婦同採焉舊儀大祭祀宮懸軒懸奏於庭登歌
於堂上自至德二年尅復兩京後樂工不備時又艱食
諸壇廟祭享空有登歌無壇下庭中樂及二舞舊儀凡
祭享有司行事則太尉奠瓚幣司徒捧俎司空掃除太
尉初獻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自上元後南郊九宮
神壇太廟備此五官餘卽太常卿攝司空光祿卿攝司

徒責省於事舊儀有協律郎立於阼階上麾竿以節樂
今無協律之位舊儀光祿欲爲祭饌將陽燧望日取火
謂之明火太牢皆棧飼於廬犧署以至充膋臨祭視其
充瘦謂之省牲肅宗上元二年九月改元爲元年詔圓
丘方澤依恒存一太牢皇廟諸祠臨時獻熟今昊天上帝
太廟一牢羊豕各三餘祭盡隨事辦供以備禮明火
棧飼之禮亦不暇矣

舊唐書卷二十四

舊唐書卷二十四考證

禮儀志四帝嘗配○沈炳震曰按通典帝嘗無配此配字疑衍

每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沈炳震曰按通典下有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共十二字初祈二字連下後一句不雨成文也應補入

且周公踐極功比帝王請配成王○新書作武王

時當綴旒節見披棘下江助我甲令先書○下江二字應譌

方獎勵于易象才兼文武○獎勵下應闕

三月壬子親謁立元宮聖祖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

臣德潛

按本紀追尊聖祖立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

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此祇及先天太后疑闕